

高新区发展对周边高校学生地方感的影响研究

——以长沙高新区为例

于良全, 陈俊彦, 邹雯婷, 陈 丹

(华东师范大学 创新战略研究中心, 上海 200241)

摘要:硅谷的成功告诉我们高新区的发展要与高校实现良性互动,从而使产学研联动起来。但在我国高新区发展实践中,却出现了两者“貌合神离”的现象,即虽然在区位上彼此相邻,但联系却很少。对此,本文以长沙高新区为例,从微观角度入手,对高新区周边高校学生的地方感进行调研,揭示每个学生个体对高新区的认同情况,从而找出高新区与高校互动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后从打造“高新区人”入手,为我国高新区发展提出了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

关键词:硅谷;长沙高新区;高校学生;地方感

中图分类号:F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13)12-0001-06

依托斯坦福大学,硅谷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成为全球高新区发展所模仿、借鉴的对象,其与斯坦福大学之间的合作更是成为产学研合作的佳话,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发展高新区,到目前为止已经达到100多家,而且我们也可以发现高新区大多都布局在高校附近,希望可以学习硅谷,与高校更好的合作,实现双赢的局面。然而我国许多高新区在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与当地高校脱节的问题,为此,本文以长沙高新区为例,从微观角度聚焦高校学生,从地方感视角诊断高新区发展与高校之间缺乏互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希冀为我国高新区的创新能力提高有所借鉴。

1 研究综述

随着地理学发生文化转向,地方感的研究就成为了地理学科研究的重点。欧美学者最早对地方感进行了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Relph^[1]首次提出了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概念,他认为地方感强调“是这里而不是那里,是被包含在内而不是被排除在外,是感到安全而不是受到威胁”,并且指出“我属于这里”、“我在这里”的感觉是评判人们是否具有地方感的关键。Steele^[2]则认为地方感是人们经验的表达,是人地在不断的互动中产生的。Jackson^[3]把地方感视为“我们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在同样的时间去祷告,拥有同样的习惯和风俗,地方感的存在于我们

居住和生活的社区,包括学校、教堂、集会地点、墓地和嬉戏的地方,并且地方感会产生一种吸引力,使我们愿意再次回到这个地方”。Stokowski^[4]强调地方和地方感是由社会来建构的,是不稳定的,总是能不断被创造,而且能朝着预想目标进行操纵的。Campbell^[5]把地方意象作为分析对象,分析了在一般的城市空间环境中人们创造地方感的方式,及空间中客观事物与地方体验质量的关系。Sloan^[6]探究了在地方感形成中文化和宗教的作用,并且分析了地方感形成与社区感塑造之间的关联。Pretty等^[7]认为地方感可以分为三个维度:地方依恋、社区感、地方依赖,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这三个维度对地方认同的识别特征,分析了这些维度的联系模式在青少年和成年居住者之间的不同。Lobo^[8]研究了在邻里环境下地方感的解释方式,以及在地方感形成中开放空间的作用。Ortiz等^[9]以巴塞罗那的Raval社区为研究对象,利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研究了在社区女性地方感形成中公共空间所起的作用。Blizard^[10]用定性研究的方法研究了儿童在一个曾有人居住过的林地中地方感的形成机制,探讨了讲故事如何影响儿童地方感的形成。在此过程中,地方感包括地方意义和依恋,被定义为不断进行的、活跃的地方作用过程。Billig^[11]以六个不同新旧社区的女性为对象,利用人种学分析方法研究了地方感形成中的行为变量、情感

收稿日期:2013-09-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1271170);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软科学研究项目(13692103700)

作者简介:于良全(1988-),男,河南济源人,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全球化下的地方发展。

变量,从而得出了一种地方感研究方法,即基于对居住环境描述的人种学分析方法。Durie等^[12]认为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创造了地方感,并从历史角度考察了苏格兰的文化、人和景观,地方感集中体现在四个主题:第一是文学、食物、景观、音乐和电影,第二是不同的品味,第三是文学和地方,国家和区域;第四是苏格兰的遗产、真实性和吸引力。Casakin等^[13]以 Judea 和 Samaria 的犹太人公共定居点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宗教性和定居点规模对当地居民地方感的影响,作者把地方感定义为包括认知的、情感的、意动的多维度的概念,研究发现有宗教信仰的居民的地方感明显高于世俗的居民,在小型的定居点有宗教信仰的居民有更高的地方感,而在大型的定居点世俗居民则有更高的地方感。Corcoran^[14]以都柏林腹地的四个郊区为研究对象,其研究发现田园意识形态在这些新的郊区形成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且有助于地方感的形成,这种地方感反过来又会有助于加强社会根植性。Vannini等^[15]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研究了一个岛屿上居民地方感的形成机制,通过视频和民族志资料描述和解释了岛性(islandness)是如何形成的,作者把地方感看做是实践的结果,岛民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表征自己。从之前学者们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地方感是一种特殊的人地关系,是人们对于地方情感的一种体现,是人们与周围环境长期互动的结果,需要人们去实践、经历,包括认知、情感、意动等的多维度概念。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地方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动、活跃的状态,因此可以通过地方景观改造等手段来改变人们已有的地方感,使人们认识到“我属于这里”、“我是在这里的”,从而有可能愿意为地方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本文就试图通过改变高新区的景观、活动等来改变周边高校学生对其的地方感,使学生以“高新区人”为傲,这样他们才会甘心留下来工作、生活,为高新区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

在地方感的测度方面,Burdge和Ludtke^[16]利用“对地方的认同(identification with place)”量表测量了个人对他们所居住的地区情感依恋情况。应用的里克特量表包括了12个项目,然后对其打分,并且表现出很高的信度(克隆巴赫系数 $\alpha=0.99$)。被访者要对各个态度陈述进行满意度的打分,包括认同(例如,这个地方是我血液中的一部分,真的是我的一部分),依恋(例如,我真的对这个地方有很强的依恋)。他们的研究发现对地方强烈的认同,是与人们对“从这个地方搬走,而且不得不在另外一个社区建立新的

关系”的忧虑的感情呈正相关关系。这一量表设计相对忽视了对于环境感知的测度,而上述关于地方感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地理景观在居民地方感的建构中有着重要的作用;Relph建立了基于三个维度的框架,分别是:稳定的物理环境(static physical setting)、人的活动(activities)和意义(meanings)、地方精神(the spirit of place or genius loci)。这一框架就加入了物理环境的因素,但是仍然局限在稳定的物理环境中,对于自然景观变迁对地方感所造成的动态影响未作考虑^[1];Steele的地方感因子模型设有两个维度:物理环境(physical setting)和社会环境(social setting)。这两个维度显得有些笼统,没有体现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Shamai^[17]基于Relph感知地方的七方面设计了一个量表。这个量表代表了四个有序的分类:从缺乏地方感到对地方有很高的忠诚度。要求被访者在量表中识别出自己的位置,能够最好地反映自己与地方的关系。这个量表测量了居住在同一个地方、某个特定的时间点上,人们的感情和行为的强度变化情况。例如,缺乏地方感的被访者,不会为了地方而准备牺牲自己的利益。换言之,那些准备承受某种形式的行为成本的被访者,就会对这个地方有强烈的信仰和感情。但是这个量表是单维度的,与其他理论学家所强调的地方感多维度本质相左;Cuba和Hummon^[18]集中关注地方认同的概念,他们把地方认同定义为“在家感(at homeness)”,测量认同的三要素:①存在(在这里你感觉像在家一样吗?)②从属(affiliations)(为什么你在这里感觉像在家一样?)③场所(locus)(你会把这种在家感和某一特定的房子、社区联系在一起吗?)这种测量地方认同的方法考虑到了对于特定个体结构的缺失,而且考虑到了在家感的原因和特定地点的关系,然而,并没有测量出被访者对于地方的感情的强度;Hay^[19]建立了一个量表用来测量人们对于新西兰班克斯半岛的地方感强度,整个量表(克隆巴赫系数 $\alpha=0.7$)是基于依恋的水平、呆在某个环境的动力、血统、内在的感情的。这个量表仅仅基于上述四个同等权重的变量测量了地方感的强度,Hay并没有对量表的维数进行分析,而是假设它测量了单个要素;McAndrew^[20]测量了“根植性(rootedness)”的概念,他把根植性等同于地方依恋的情感解释,假设根植性有积极的和消极的成分,积极方面被贴上了“渴望改变”的标签,用6个里克特量表信念陈述来测量(例如,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是令人兴奋和有趣的)。消极方面被贴上了“在家满意(Home/Family Satisfaction)”的标签,用四个

信念陈述来测量(例如,我喜欢去追忆小时候玩耍地方的往事);Bott^[21]设计了一个由物理环境因子、文化环境因子、情感因子和功能因子四个方面构成的心理测量量表用于人工环境地方感的测量。

本研究中长沙高新区建设对周边高校学生地方感的影响,是高新区的物理环境、文化环境与高校学生相互作用的过程,从而形成地方感,因此结合长沙高新区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借鉴 Shamai 和 Bott 心理量表把地方感分为了物理环境因子、文化环境因子、情感因子、功能因子四个层面,构建了高校学生地方感模型(图 1)^[17,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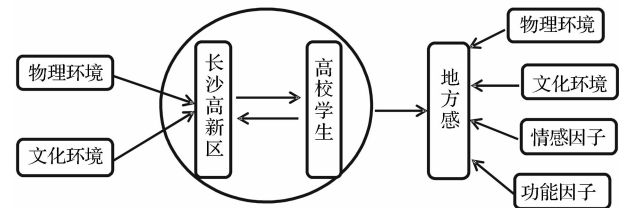


图 1 高校学生地方感概念模型

2 研究方法 with 调研区域

2.1 研究方法: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

针对长沙高新区周边的高校学生群体,本文主要采取了问卷调查的方法,设计了测量学生地方感的量表,采用 5 分制的李克特量表,以“1”表示“非常反对”,“2”表示“反对”,“3”表示“不清楚”,“4”表示“赞成”,“5”表示“非常赞成”。调研从 2013 年 7 月 18 号到 20 号,共完成问卷 54 分,其中湖南师范大学 12 份、湖南大学 26 份、中南大学 16 份。另外针对 10 个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进行了现场录音,之后进行了详细转录,并运用 NVivo8 文本分析软件对访谈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剖析。

针对高新区管委会管理人员,我们以深度访谈为主,这样不仅获取一手资料,而且可以深入事实内部去探寻现象背后的意义。本次访谈历时两个小时左右,主要针对高新区文化建设、与高校互动、目前发展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为之后分析高校学生地方感情况提供了高新区层面的佐证。

2.2 调研区域

本文以长沙河西大学城作为实证研究区域。河西大学城即岳麓山大学城,环绕岳麓山,目前拥有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 4 所国家“211 工程”重点大学、40 多所高等院校和 120 多个科研院所、47 个国家和部级重点实验室的科技资源和 46 名两院院士、34 万科技人员、33 万在校大

学生的高端人才资源基础^[22]。1988 年长沙高新区创立,与河西大学城相邻,希望借助这种区位优势得到高校人才、技术、文化氛围等的支持,而且长沙高新区 1991 年 3 月经国务院批准为首批 27 个国家级高新区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长沙高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 105 个国家级高新区中排名 16 位,综合创新能力名列第 9 位,在中部 11 个国家级高新区中综合经济实力名列第 2 位^[23],经历了产业大规模发展的阶段,现在也遇到了和我国大多数高新区一样的创新不足的问题,因此在反映我国高新区发展与周边高校互动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 长沙高新区周边高校学生地方感情况

3.1 调研学生概况

调研学生的基本特征可以从学生的性别、学历、专业、兼职等方面体现出来。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基于以上统计结果,调研学生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①被调查学生以男生为主。受访者中,男生所占比例很大,为 68.5%,而女生比例相对比较小,为 31.5%。这是因为调研学校中湖南大学和中南大学以工科为主。②被调查学生以本科生为主。受访者中本科生占 76%,而硕士只占到 24%。③被调研学生专业以工科为主,占到 70.4%,这也能够反映出高校在专业设置上,是适应了高新区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④从是否在高新区有过兼职经历来看,没有的占多数,占到近七成,与专业比例构成了强烈的反差。

表 1 调研学生的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	类别	比例	基本情况	类别	比例
性别	男	68.5%	学历	本科	76%
	女	31.5%		硕士	24%
专业	工科类	70.4%	兼职	是	31.5%
	非工科类	29.6%		否	68.5%

3.2 三所高校对高新区的整体地方感情况

3.2.1 高校学生整体地方感情况

通过对问卷进行均值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首先,虽然学生对高新区的基本情况不清楚(平均值 3.13),但是学生对于高新区的文化氛围感受略微优于基本情况(平均值 3.25),而且,学生对于高新区还是很期待的,“我认为长沙高新区有发展前景”的平均值达到了 3.9,基本达到“赞成”程度,也充分肯定了它对于大学城、大河西先导区发展的积极影响(平均值都达到了 3.9);其次,尽管整体来说功能方面表现

得最好,但是由于文化环境的原因,大学生就表现出了一个矛盾:表明上很看好它积极的区域影响,但是又不会毕业之后留在这里工作(平均值只有 2.8,接

近“不清楚”)和生活(平均值只有 2.6,已经出现抵触的情绪)。这就反映了他们对高新区只有功能的依赖,还没有建立起情感上的认同。

表 2 高校学生整体地方感情况

			平均值	
1	物理环境	我知道麓谷高新区的位置	3.5	3.13
2		我了解麓谷高新区的范围	3.2	
3		麓谷高新区交通便利	3.3	
4		麓谷高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好	3.3	
5		我了解麓谷高新区内的主要企业	2.9	
6		麓谷高新区服务业发达	2.9	
7		麓谷高新区消费水平比其他地方高	2.8	
8		我知道麓谷高新区内的主要标志性建筑	3	
9	文化环境	麓谷高新区常在我校举办人才招聘活动	3.3	3.25
10		麓谷高新区和我们学校有联合培训、实习的合作或计划	3.4	
11		学生较有机会去到麓谷高新区实习	3.5	
12		麓谷高新区经常举办文化娱乐活动	3	
13		我了解麓谷高新区的建设口号	2.8	
14		麓谷高新区有创新的氛围	3.4	
15	情感因子	我觉得麓谷高新区发展形势良好	3.8	3.31
16		我认为麓谷高新区有发展前景	3.9	
17		我愿意毕业后去往麓谷高新区工作	2.8	
18		我愿意在麓谷高新区长期生活	2.6	
19		我觉得学校靠近高新区很重要	3.5	
20	功能因子	麓谷高新区的发展对河西大学城有积极的影响	3.9	3.35
21		麓谷高新区的发展对大河西先导区有积极的影响	3.9	
22		麓谷高新区的发展在长沙范围优于其它开发区或新城区	3.3	
23		我会觉得学校在麓谷高新区周边而感到比其他学校有优势	3.3	
24		我乐意介绍同学、朋友来麓谷高新区工作	3.4	

说明:采用 5 分制的李克特量表,刻度从“1”表示“非常反对”到“5”表示“非常赞成”。

3.2.2 三所高校学生地方感的对比分析

由于三所高校本身存在差异,所以我们又对每个高校进行了均值分析,结果如表 3,可以发现,整体而言,中南大学学生对于长沙高新区了解的最少,虽然他们都是工科为主,但是在中南访谈到的 80%以上都没有听说过长沙高新区;湖南大学对于高新区的了

解程度最高,可能与湖南大学在高新区中建立的湖南大学产学研基地有关,在我们的调研中有两位车辆工程专业的同学,他们有机会在高新区的发动机实验室实习,加强了与高新区的交流互动,对高新区的认同程度也较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湖南大学	3.6	3.2	3	3.2	2.9	2.8	2.7	3	3.2	3.4	3.6	3.1	2.9	3.5	3.8	3.9	2.8	2.5	3.7	3.9	4	3.2	3.4	3.3
	3.1								3.3						3.3					3.6				
中南大学	3.4	3.1	3.4	3.3	3	2.8	2.9	3	3.2	3.3	3.8	2.8	2.7	3.6	3.8	3.9	2.3	2.4	3.3	3.8	3.8	3.4	3.2	3.5
	3.1								3.2						3.1					3.5				
湖南师范大学	3.6	3	3.5	3.5	3	2.8	2.6	3.1	3.5	3.7	3.8	3.2	3	3.3	3.7	4	2.6	2.8	3.6	3.9	4	3.3	3.2	3.2
	3.1								3.4						3.3					3.5				

说明:采用 5 分制的李克特量表,刻度从“1”表示“非常反对”到“5”表示“非常赞成”。

3.3 高校学生对高新区的情感分析

3.3.1 高校学生对高新区发展状况的认识以及居留意愿

对高校学生对于长沙高新区的情感进行更加进一步地分析(图 2、图 3),赞同高新区发展形势和前景都占到了一半以上,但是对于在长沙高新区的居留意

愿却只有 15% 左右,远远低于前者。这就说明高校学生对于高新区仍然停留在功能依赖,甚至感知层面,而远没有达到情感依恋的层面,更不会成为自身身份建构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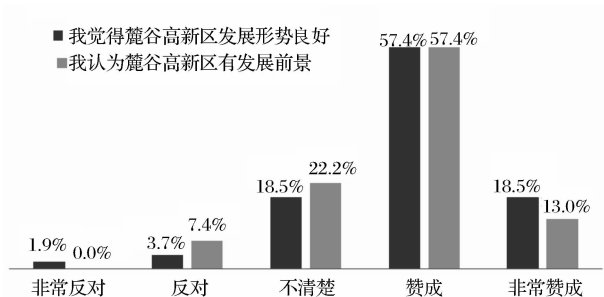


图2 高校学生对高新区发展状况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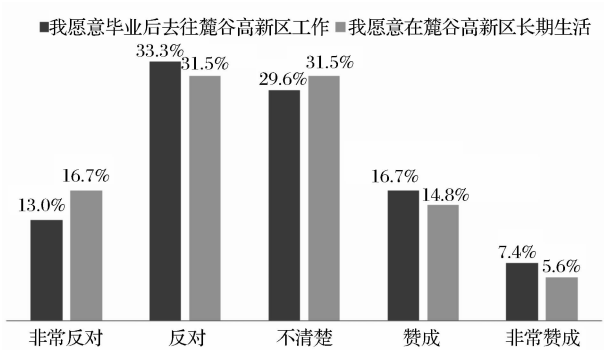


图3 高校学生在高新区的居留意愿

3.3.2 高校与长沙高新区互动效果

在高校与长沙高新区互动效果方面,“我觉得学校在长沙高新区周边而感到比其他学校有优势”这一问题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可以看到超过 4 成的人认同了高新区为高校带来的优势,但是也有 1/4 的学生对此并没有感觉,这就反映了长沙高新区在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中涉及甚少,高校与高新区之间的产学研互动效果并不明显。另外,在我们对高新区管委会访谈中发现,管理人员对于高新区的建设口号“惟新为麓,尚德若谷”很是骄傲,但是在对高校学生调研中,却发现学生根本不知道这句口号,这就进一步彰显了高新区与高校交流不足的问题。

4 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长沙高新区对周边高校学生地方感的影响仍然是十分微弱的,学生还没有“自己是高新区人”的概念。具体而言,从物理环境维度看,学生对于高新区的位置、区域范围等都了解甚少,从文化环境维度看,学生对高新区希望创建的“创新文化”大多数人仍然停留在“不清楚”的状态,从情感因子来看,主观上仍然不会毕业之后留在高新区继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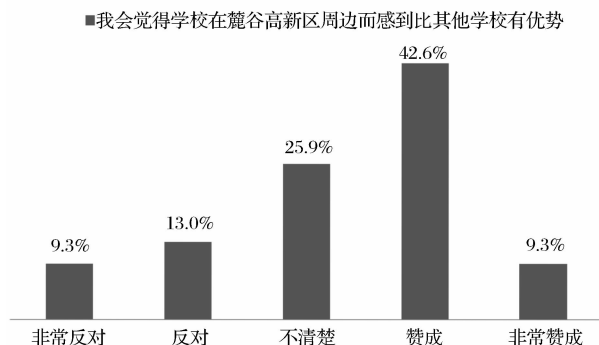


图4 长沙高新区与高校的互动交流情况

发展,这在我们调研时也会发现,很多学生根本没有把就业地点定在高校,虽然高新区离他们很近,而且专业也很对口,最后,在功能因子方面,长沙高新区对高校、大河西先导区的经济影响还是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但是这并没有使得学生的认同度有明显提升。

针对我们调研发现的问题,本研究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善。首先,高新区要改变自身发展方式,由传统的依靠规模扩张实现总量增长到依靠技术创新实现发展质量提升;其次,高新区要加强与高校的主动联系,实现产学研有效合作。我国的许多高新区都是自上而下的规划建设,起初只是在城市郊区划定一片农地,开始大规模的建设,缺乏本地创新文化的有力支撑,只是如孤岛般地一味地进行产业发展,所以,在发展到现阶段就出现了增长后劲不足的问题,急需通过以创新为核心的“二次创业”突破瓶颈;再次,高校也要主动去引导学生去高新区发展,这在我们对长沙高新区管委会访谈时得到了体现,管委会的一位管理人员就提到了“高校引导不足”的问题,这反映了高新区在这方面的诉求。因此,高校不能只看到眼前高新区发展还不成熟,就放弃与高新区的合作,应该从长远考虑,可以通过在高新区内建立学生实习基地来加强合作,这在我们的调研中也有所体现,湖南大学由于在高新区内建立了学生的汽车发动机实习基地,使得学生有很多机会接触高新区,会增强自己对于高新区的认同度;另外,在高新区和高校互动方面,硅谷和硅谷之间已经成为了一种典型的协同发展模式,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很多的营养,例如高校在高新区成立研究中心,促进高新最新的研究信息流向园区;高校设立专门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建立完善的技术转化体系等^[24]。

参考文献

[1] RELPH E. Place and placelessness[M]. London: Pion, 1976.

- [2] STEELE F. The sense of place[M]. Boston, MA: CBI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 [3] JACKSON J B. A sense of place, a sense of time[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4] STOKOWSKI P A. Languages of place and discourses of power: constructing new senses of place[J].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2002, 34(4): 368—382.
- [5] CAMPBELL C D. Place making in Los Angeles: Constructing a sense of place out of ordinary urban space through symbolic and social means[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2.
- [6] SLOAN S M. Negotiating a sense of place in the salt river valley: urbanites and the desert[D].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2003.
- [7] PRETTY G H, CHIPUER H M, BRAMSTON P. Sense of place amongst adolescents and adults in two rural Australian towns: The discriminating features of place attachment, sense of community and place dependence in relation to place identity[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3(23): 273—287.
- [8] LOBO C.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s in sense of place: Case studies of neighborhoods in phoenix, Arizona [D].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2004.
- [9] ORTIZ A, GARCIA-RAMON M D, PRATS M. Women's use of public space and sense of place in the Raval (Barcelona)[J]. Geo Journal, 2004(61): 219—227.
- [10] BLIZARD C R. Fostering childhood sense of place through story telling in a previously inhabited forest landscape[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5.
- [11] BILLIG M. Sense of place in the neighborhood, in locations of urban revitalization [J]. GeoJournal, 2005 (64): 117—130.
- [12] DURIE A, YEOMAN I S, MCMAHON-BEATTIE U. How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creates a sense of place[J]. Place Branding, 2006, 2(1): 43—52.
- [13] HERNAN CASAKIN, MIRIAM BILLIG. Effect of Settlement Size and Religiosity on Sense of Place in Communal Settlements[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09, 41(6): 821—835.
- [14] CORCORAN M P. 'God's golden acre for children': pastoralism and sense of place in new suburban communities[J]. Urban Studies, 2010, 47(12): 2537—2554.
- [15] VANNINI P, TAGGART J. Doing islandness: a non-representational approach to an island's sense of place[J]. Cultural Geographies, 2013, 20(2): 225-242.
- [16] BURDGE R J, LUDTKE R L. Social separation among displaced rural families: The case of flood control reservoirs [M]//Social Behavi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NY: Harper & Row, 1972.
- [17] SHAMAI S. Sense of place: an empirical measurement[J]. Geoforum, 1991, 22: 347—358.
- [18] CUBA L, HUMMON D M. A place to call home: Identification with dwelling, community and region[J].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993, 34(1): 111—131.
- [19] HAY R. Sense of place in developmental contex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98, 18: 5—29.
- [20] MCANDREW F T. The measurement of 'rootedness' and the prediction of attachment to hometowns in college student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98, 18(4): 409—417.
- [21] BOTT S E.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metric scales to measure sense of place [D].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2000.
- [22]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EB/OL]. [2013—07—17]. http://baike.baidu.com/link? url = TvNUZxi3_jvNXg737DwjK-PgY-WnZjH1LWdfTzRMJwGYTOpmxDhdO3T4uiingoAUlmGMMftf-HIWY6yu2FYyXEr_.
- [23] 长沙高新区区域概况[EB/OL]. [2013—07—17]. <http://www.cshtz.gov.cn/col/col31/index.html>.
- [24] 董美玲. “斯坦福—硅谷”高校企业协同发展模式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11(18): 64—68.

Study on the Impact of Hi-tech Zone on Sense of Place of Surrounding College Students: A Case of Changsha Hi-tech Zone

YU Liang-quan, CHEN Jun-yan, ZOU Wen-ting, CHEN Da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he Institute of China Innovation,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Silicon Valley's success tells us that positive interaction should be achieved between Hi-tech Zone and surrounding college, which can contribute to the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Howev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tech Zones in China, there exists a disjointed phenomenon between them. Specifically, Hi-tech Zones adjacent to colleges, but they just have few contact. In response to this phenomenon, this paper takes Changsha Hi-tech Zone as an example. From the microscopic point, the study on the impact of Changsha Hi-tech Zone on sense of place of surrounding college students was conducted. And, each student's individual identity on Changsha Hi-tech zone is discussed. Thus, the interaction problems between Changsha Hi-tech Zone and colleges can be identified. Finally, by the way of creating "Hi-tech Zone people", some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tech Zones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silicon valley; Changsha Hi-tech Zone;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place